

略论唐代盐州城的修筑

袁志鹏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安史之乱以后,吐蕃乘势东进,不断攻占唐的大片领土,迫使唐廷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抵抗吐蕃的东扩,盐州城的修筑正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必然产物。本文依据有关材料分析了盐州城修筑的缘由、过程以及意义等。

[关键词]唐 吐蕃 盐州

天宝十五载(756)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王朝为了平定安史之乱和稳固统治,先后征调朔方、河陇及西域之兵东上平叛,致使西北边防空虚,同时玄宗、肃二宗为维护李氏家族的江山社稷所确立的安内重于攘外的方针也加速了昔日固若金汤的唐朝边防线的迅速瓦解,^[1]这一切都为吐蕃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吐蕃乘虚而入,交替使用武力侵夺与和平谈判两种手段,侵占了唐朝大片土地,致使唐边防日蹙,京西北地区烽烟不断。为了保障京畿地区的安全,唐廷不遗余力地在京西北地区修筑边塞城堡,盐州城的修筑就是其一。本文拟结合相关史料及前贤的研究成果,对唐廷修筑盐州城的起因经过等作一简单梳理。

一、盐州城修筑的缘由

除上述时代大背景外,唐廷加强盐州城修筑的具体缘由还有两点:一是盐州的地理位置重要,二是唐蕃战争后期,吐蕃东进关中腹地的方位、策略发生了变化。

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来,唐代的盐州位于今陕北黄土高原、内蒙古鄂尔多斯风沙草原和宁夏灵盐台地的交接地带,南倚山原,北靠平沙,是农、林、牧业兼宜之区域,以今天的行政区划而言,盐州南临甘肃,北接内蒙,西连宁夏,地当四省、区交通要道,战略地位非常重要。^[2]《册府元龟》卷993《外臣部·备御六》称:“盐州地当冲要,远介朔陲,东达银夏,西接灵武。密迩延庆,保捍王畿”实为“三隅要害”之地。“五原(盐州)居有夏灵庆之中,当蛇豕豺狼之徒,将搤咽喉之要”。^[3]

盐州有四通八达之交通线:向东可达夏、银、麟、绥诸州以及太原府,东南连接延州可达鄯州甘泉县、京师长安,南接庆州亦可抵邠州、京师长安,北经经略军(榆多勒城,今内蒙鄂托克旗东)可到丰州及阴山之外,盐州西北直达灵州,西南可通原州、会州、凉州。^[4]

盐州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在京西北藩镇的布局中也可体现出来。安史之乱以后,严重的外患迫使唐王朝要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京西北的布防,京西北藩镇的建设正是这一时代要求的必然产物。在京西北八个藩镇中,最北线的天德、振武二镇,作为横向防御回纥的战线,是京西北藩镇的外围;在西线,以京西北的凤翔、泾原、邠宁、灵盐形成纵向防御吐蕃的防线,在北线和西线防御的中间,又有夏绥和鄯坊二镇作为北线和西线的后方基地及第二道防线。^[5]盐州正处于农耕和游牧民族汇合的地带,吐蕃占领盐州地区后,北方可以隔断天德、振武两镇同京师的联系,南下可以通过鄯坊镇进入关中,西面可以对灵州形成合围之势。

不仅如此,由于盐州地理位置的重要,当吐蕃进攻泾、陇、邠、宁诸州时,盐州还可采取围魏救赵之策略,出兵袭吐蕃后,以解关中困。《资治通鉴》卷224代宗大历八年条记有:

代宗大历八年(773),十月,吐蕃众十万寇泾、邠,……官军大败,士卒死者什七八,居民为吐蕃所掠千余人。甲子,马璘与吐蕃战于盐仓,又败。……虜既破官军,欲掠泾、陇。盐州刺史李国臣曰:“虜乘胜必犯鄯畿,我掎其后,虜必返顾。”乃

引兵趣秦原,鸣鼓而西。……虜遂遁去。

第二,约从唐代宗后期开始,吐蕃军队在继续频繁进犯关中的同时,又从白于山之外向东进攻关内道北部地区,企图迂回延州和关中或占领盐州以北、以东的广大地区,这样,盐州往往就成了吐蕃东进的首选目标。据《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相关资料的记载,从代宗大历十三年(778)至穆宗长庆二年(822),近半个世纪以来吐蕃不断地进攻盐州或其周边地区:

大历十三年,七月,辛未,吐蕃将马重英二万众寇盐、庆二州,郭子仪遣朔方都虞候李怀光击却之。^[6]

德宗贞元二年(786)十一月,辛丑,吐蕃寇盐州,谓刺史杜彦光曰:“我欲得城,听尔率人去。彦光悉众奔鄯州,吐蕃入据之。贞元三年六月,吐蕃之戍盐、夏者,馈运不继,人多病役思归,尚结赞遣三千骑逆之,悉焚其庐舍,毁其城,驱其民而去。”^[7]

贞元十七年(801)秋,七月,戊寅,吐蕃寇盐州,乙丑,吐蕃陷麟州,杀刺史郭锋,夷其城郭,掠居人及党项部落而去。十月,戊午,盐州刺史杜彦光弃城奔庆州。^[8]

宪宗后期,吐蕃对盐州或其周边地区的进攻更加肆无忌惮,其中元和十四年(819)十月的一次进攻可谓是唐蕃战争后期最激烈的一次战役,这次战役吐蕃共出动十五万大军,党项也发兵助之,围攻盐州城达二十七日之久:

元和十四年冬,吐蕃节度论三摩及宰相尚塔藏,中书令尚绮心儿共领大军约十五万众围盐州数重,大修攻具。党项首领亦发兵驱羊马以助贼。历二旬,贼以飞梯、鹅车、木驴等四面齐攻,城欲陷者数四。(刺史李)文悦帅将士乘城力战,城穿坏不可守,撤屋板以御之,昼夜防拒。或潜兵斫营,或开城出战,约杀万余众,诸道救兵无至者。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9]

一直到第二年,吐蕃仍不断地对盐州发动攻击,“元和十五年(820),三月,吐蕃寇盐州”,“十月,辛卯,盐州奏吐蕃营于乌、白池”,“十二月,己巳朔,盐州奏:吐蕃千余人围乌、白池”。^[10]乃至到穆宗长庆年间,史书中仍有吐蕃入盐州的记录,“长庆二年(822),六月,壬午,吐蕃寇盐州”。^[11]

二、盐州城的修筑过程

盐州城的首次修筑是在贞元九年(793),当年二月辛酉,^[12]唐廷下诏^[13]曰:

盐州地当冲要,远介朔陲,东达银夏,西援灵武,密迩延庆,保捍王畿。乃者城池失守,制备无据。千里亭障,烽燧不接,三隅要害,役戍甚勤。若非兴集师徒,修缮壁垒,设攻守之具,务耕战之方。则封内多虞,诸华屡警,由中及外,皆靡宁居。深惟永图,岂忘终身!顾以薄德,至化未孚,既不能复前古之封,致四裔之守,与其临事而重忧,岂若先备而即安。是用思久远之谋,修五原之垒,使边城有守,中夏克宁。

这次筑城,堪称安史之乱以后最大规模的一次筑城活动,唐廷几乎动用了能动员的京西北各种军事力量,上引《城

盐州诏》还明确规定了具体的修筑方案：

令左右神策军及朔方河中绛邠宁庆兵马副元帅浑瑊、朔方灵盐丰夏绥银节度都统杜希全、邠宁节度使张献甫、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邢君牙、夏绥银节度使韩潭、鄜坊丹延节度使王栖曜、振武麟胜节度使范希朝、各于所部简择马步将士合三万五千人，同赴盐州。左神策将军兼御史中丞张昌、宜充右神策军盐州行营节度使、权知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杜彦光，可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应所板筑及缘修城杂役等，宜共取六千人充。其余将士皆列营布阵，戒严设备，明加斥堠，以警不虞。

在此次筑城中，“凡役六千人，二旬而毕”^[4]（卷 144 P3924）加上用于防备吐蕃可能乘机侵犯的兵力，总人数有三万五千人。此外，唐廷还在外围作了周密部署，以防止吐蕃的进攻和牵制吐蕃军力的北上：“又诏泾原、山南、剑南各发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势，……朔方都虞候杨朝晟戍木波堡，由是灵、夏、河西获安”^[2]（卷 234 P7540）。

唐廷对这次筑城的重视还体现在对参与筑城军士的赏赐上，上引《城盐州城诏》明确规定给与参与筑城任务的军士以丰厚的赏赐：

其修筑板筑功役将士，各赐绢布有差，其盐州防秋将士，三年满与代，更加给赐，仍委杜彦光具名闻奏，悉与改转。其防遏将士等，毕事便各放归，仍赐布帛有差。其诸军吏士，都赐帛七千匹。

盐州城的第二次修筑是在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元和十四年冬，吐蕃出动十五万大军围攻盐州，盐州刺史李文悦奋力抵抗，昼夜拒防，城防设施毁损甚多，在打退吐蕃的围攻后，唐廷又下诏修复盐州城，“元和十五年正月乙未，以邠宁节度使李光颜充都勾当修筑盐州城及防遏等使，盐州刺史李文悦为副”^[3]（P301）。筑城完成后，李光颜因功被加特进，“元和十五年六月庚辰，加邠宁节度使李光颜特进，以城盐州之功也”^[4]（卷 16 P478）。

在修筑城池的同时，唐廷还不遗余力地加强盐州城的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力争强化对盐州的控制或增强其防边御敌的能力，贞元十九年（803）在盐州境内置保塞军^[5]（卷 37 P973）以“李兴翰（干）”为盐州兵马使，贞元十九年以为盐州刺史，保塞军使、左神策行营兵马使，其剑南东川西川兵在州者，皆俾兴翰主焉。盐州军使便宜得专达于上，盐州自此不隶夏州”^[3]（P275）。文宗太和五年（831），唐廷又诏令赐盐州各种军械设备，“五年五月，内出陌刀一百五十口，马甲一百领，器械一百万，斫刺刀一百口，赐盐州”^[3]（P323）。

三、盐州城修筑的意义

唐廷大规模的筑城行动确实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如贞元九年（793）修筑盐州城后，“既城之后，边患顿息”^[6]（卷 86 P1876），数年之内，吐蕃不敢贸然东进盐州地区，北方地区的物品又能顺利抵达长安了。白居易的《城盐州》^[7]（卷 426 P4675、4676）一诗详细描述了修筑盐州城后给唐朝上下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并把盐州城的修筑和三受降城的修筑相媲美：

城盐州。城盐州。城在五原原上头。蕃东节度钵阐布。忽见新城当要路。金鸟飞传赞普闻。建牙传箭集群臣。群臣献面有尤色。皆言勿谓唐无人。自筑盐州十余载。左衽氍毹不犯塞。尽牧牛羊夜捉生。长去新城百里外。诸边急警戎戍人。唯此一道无烟尘。灵夏潜安谁复辨。秦原暗道何处见。鄜州驿路好马来。长安药肆黄耆贱。

修筑后的盐州城是抗击吐蕃东进的重要阵地，盐州地区的军事力量是抗击吐蕃的重要力量。史载：“韩全义为夏州都督。贞元十四年（798），十月，全义上言，破吐蕃众于盐州西北。”^[3]（P270、271）时盐州隶属于夏州，盐州地区的军事力量必然参加了讨伐吐蕃的战斗，贞元十九年（803）后，盐州改隶朔方节度^[2]（卷 236 P7604），类似的情况仍然比比皆是：

宪宗元和十三年（818）十月，灵武奏，于定远城破吐蕃三万人，杀戮二千人，获养马甚众。十一月，灵武奏破吐蕃长乐州罗城，焚其屋宇器械。元和十五年十一月，灵武节度使李聪

奏，自领兵赴长乐州讨吐蕃。^[3]（P296、307）

长庆元年（821）六月，吐蕃犯青塞堡，以国家与回鹘和亲故也。盐州刺史李文悦发兵击退之。^[3]（P309）

长庆二年七月，灵武节度使李进诚上言，于盐州界追杀吐蕃三百余人。^[3]（P315）

其次，中晚唐时期，不仅吐蕃是唐的首要祸患，党项问题也渐显突出，吐蕃、党项往往联合起来共同威胁唐王朝的统治。

党项的活动范围非常广泛，京西北地区以及河陇一带都在党项的活动范围之内，其中灵、盐、夏、银、庆等州是西北地区党项强部比较集中的活动地区。^[6]安史之乱以后，党项也乘机而起，给唐朝的边防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早在代宗广德二年（764）仆固怀恩发动叛乱之时，就曾引诱党项的参与。但此时期，唐朝的综合实力还很强大，对活跃在地方上的游牧民族还有很强的控制能力，党项对唐的威胁尚不甚明显。唐代后期，随着吐蕃势力逐渐走向衰弱，唐朝京西北藩镇的兵员素质、战斗力也日益下降，“自长庆已还，益轻边事。选拔将帅，多非贤良。豪夺种落蹄角之畜，割削士卒衣食之赐。见利则往，见弱则欺，罔酬恩荣，不顾廉耻……是以战士离落，兵甲钝弊。积三十年，擲之不问，近者伐叛，盖知其由”^[8]（卷 749，P7760-7761）。“神策镇兵则鲜衣美食，坐耗县官，骄恣日久”^[2]（卷 239，P7698）。党项势力趁机崛起，和吐蕃一起成为唐朝京西北地区的重要威胁，而“盐州与吐蕃、党项封境互接，为二境咽喉之地，又有乌池盐碱之利”^[3]（P339）成为吐蕃和党项觊觎的对象，元和十四年（819）冬，吐蕃对盐州城的大规模围攻就有党项首领的参与。文宗以后，党项对唐边地的威胁日益明显，“至开成末（党项）种落愈繁，富贾人贳增宝鬻羊马，藩镇乘其利，疆市之，或不得直，部人怨，相率为乱，至灵、盐道不通”^[5]（卷 221 上，P6217）。会昌三年（843），党项发兵寇盐州，迫使唐廷不得不采取诸多措施来调整对党项的统治方式，但是无济于事，党项仍然不停地对唐发动进攻：

会昌五年（845），党项侵盗不已，攻陷邠、宁、盐州界城堡，屯叱利寨。^[2]（卷 248 P8021）

大中元年（847）五月，吐蕃论恐热乘武宗之丧，诱党项及回鹘余众寇河西，诏河东节度使王宰将代北诸军击之。宰以沙陀朱邪赤心为前锋，自麟州济河，与恐热战于盐州，破走之。^[2]（卷 248 P8030）

因此，晚唐时期的盐州城不仅担负着抵御吐蕃东进的任务，还承担着防制党项势力的双重任务。

注释：

- (1) 薛宗正：《吐蕃王国的兴衰》，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110-114页。
- (2) 穆渭生：《唐蕃战争后期盐州军事地理论述》，《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6年6月第23卷第2期。
- (3) 穆渭生：《唐蕃战争后期盐州军事地理论述》，《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6年6月第23卷第2期。
- (4) 黄利平：《中晚唐京西北八镇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6月第19卷第2辑。
- (5) 杨浣、陆宁：《略论唐宋党项政策与西北民族格局的互动》，《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汤开建：《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考》，《暨南学报》1994年第1期；周伟洲：《唐代党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5页。

参考文献：

- [1] 宋敏求编，洪丕谟点校：《唐大诏令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
 - [2]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 [3] 苏晋仁、萧鍊子：《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证[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
 - [4] 刘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5]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6] 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7] 彭定求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8] 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作者简介：袁志鹏（1979—），男，安徽亳州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隋唐五代史暨民族关系史。